



中華民國廿五年八月再版

*Lawman*

著者 章月侶

出版者 上海南星書店

印刷者 上海南星書店

發行者 上海南星書店

南星書店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新文化書社

—— 神祕的活生 ——

全書一冊 實價一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  
(總經理處) 上海四馬路

## 序

嚶嚶女士

二三年來，時常在我心裏希望着要見一見的作者月侶，總算在最近得到了一個機會而相遇到了；而且在這時候，正巧是作者在寫這冊『神秘的生活』的當兒。承她的好意，就把那原稿逐漸給我看；我因為要酬謝她的盛情，所以當她要我代寫些序言時，我就大胆地，厚顏地答應了她。

描寫三角戀愛的作品，你當然已經見過得多了，你能滿意嗎？現在在這本書中，你可以見到你所沒有見到過的。

書主人，是一個神經質的女子，她因她的愛人同另一個女子

結了婚，失戀後的痛苦和憤懣引透着她，使她把自己先裝了乞丐，後裝了婢女，去到他結婚後的家庭中爲他們服役；她想乘間去毀破他們的愛；但是男性方面，先前固無可奈何的結了婚，現在却終於爲她的情絲所縛得更緊了！——你想這事神秘嗎？結果呢；那更神秘了，你見到了時，一定會輕輕地說：「怪利害的，竟這樣神秘！」

作者，在文壇上已有相當的令譽，是一個以描寫戀愛的悲劇著稱的，所以不必再有我的煩言介紹；在這裏作者用輕妙的筆調，獨到的思想，來寫，全書都是熱情的火簇，悲傷的哀息！

十九年，上海慘案紀念。

## 神祕的生活

月侶作

「喂！老G！如果你現在有空的話，那麼請你馬上到我這邊來！因為你一向很深地懷疑着而急欲知道的那一件事，此刻我已有了明白告訴你的可能了，你快些馬上就來吧。」

我的比較很知己的朋友S這樣急促地在電話裏對我說；但是這究竟太突如其來了。所謂「我時常懷疑的」到底是指那一件的，我竟一時無從弄得明白。當時我雖然一定要他對我說出來，而他又因為恐怕我要爲了「既已知道，不必急急」而不肯即去的緣故，所以堅不吐露。於是，濃厚的好奇心在胸腔裏鼓激着我，我

只得依着他忽忽地戴帽子，披外衣，然後一直出門。

『老G！你來了嗎。』

當我被他的僕人引進了門第一步把我穿着皮鞋的腳踏上樓梯時，S聽了就這樣說出而接將出來。我一心在以爲他既然急到如此，那麼定會立刻就把它所以然來告訴我了，所以當他的夫人倒了茶給我而教我在沙發上坐下的時候，我都沒有注意到，只給了她一個不理不睬。

然而他却並不開口，只是在寫字枱上，把放在那裏的一封信，取過來授給我，我一看見那信面所寫着的，是吳女士給他的，於是我也立刻明白了。

「怎麼？她到出現了嗎？他真的沒有死嗎？這信是你幾時才接到的？」我不禁馬上如此的問他，因為吳女士當初的突然失蹤，的確已經一直給我懷疑到現在了。

「你且慢些問這個，因為這信裏是可以使你明白這些的，你還是快些自己看下去吧！」

他這樣對答我之後，我真的立刻就把那一疊信紙抽出來送到眼前：

親愛的 S 先生以及溫和的 S 太太：

真的，我由衷地如此說：我每次執筆要給你倆寫信的時候，我心裏總難言地難過着，雖然我一共連這一次還不過給你倆寫了

四次信；這是因為每次寫信總是不能好好地，不是向你倆暫時的借貸，便是有了什麼爲難請求援助。我和你倆實在說起來，不過是萍水相逢的朋友罷了，所以我又何能免羞恥和悲哀呢？那知現在的這一次信，竟還更超過以前的使我難堪！

我現在給你這信的目的，是要來憑明你倆時常聽得關於我的謠傳的！我真實地對你倆說了吧：

我和痕，的確是相知的，

我的確是已在戀愛中度生活，

而我認爲最愛的愛人，也的確是痕。

在當初，你倆屢次頑笑着詢問我的時候，我的所以往往要否



認，這是完全爲了我處女善於害羞的緣故，總覺得這些事是不應該由自己親口向人家承認一般。這並非是我有什麼別的用意；固意隱瞞着你倆，所以我現在敢請求你倆的原諒？

接着，我再給你剖明一個疑問吧：從去年的七月以後，不是你倆常常說我面上總有一層不快樂的神情罩上了的嗎？不是我還推說是爲了我的身體不好的緣故的嗎？而其實呢，的確是給你倆猜着了，我的確是那時候起我被悲哀所襲擊着了，而且這悲哀還是我今生裏所受到的悲哀中的最利害的呀！這理由呀！我現在忍痛的報告了你倆吧：

我的戀愛落空了，

痕不愛我了，

痕非但不愛我，而且還和別的女士訂了婚了。

也像你倆和我一樣的一個朋友，名字叫R的，有一次我在她那裏的時候，無意之間告訴了我這個消息，——她也是只知道我和痕不過是相識的而已，至於我倆已有過了戀愛的關係，她的確是和你倆一樣是沒有知道的；所以她不過當作了新聞般的無意的對我說說罷了，但是，——呀！可憐的，這但是以下的話，我此刻真可憐得說不出來呀！最使我難堪的：我在當時明明已是整個的被遺因為是突如其來的而更難堪的痛心所襲住了，但是我又怕，怕我自己會場台的，不願使她明白這她認為是的喜信，而就是我已

經失戀的惡消息。我無可奈何，我只得竭力的忍耐着，竭力的故作鎮靜，不使我心中的濃烈的痛苦露出一些在面上或者言語之間，以防她的見而生疑。我硬作了笑顏，免強地依然和她若無事般的談着。

但，無論如何，這終是免強的呀！凡是有經驗的人當然承認，惟有在這不得已的免強裏是很難堪的；於是，我只得推說因爲還另有要事而向她告辭了。一直回到我的寓裏，雖然是那樣雲霞如錦的艷麗的傍晚，我本來預備還要暢遊的，此刻當然再也不能繼續有興的了。

我回到了寓所裏之後，我的性情變更了，我的面上只是發燒

，我的雙目也覺得烘烘的熱着。

哼！他真是個昏蛋！

他欺侮了我！

我將奈何？

死！死！我除了速死是無法解除我這猛烈的悲痛了！

只有這幾個念頭在我的心裏拼命的跳躍着。至於更甚的怨恨，我當時沒有再想到。

在這樣裏，我曾整整的經過兩日兩夜，在兩日兩夜將近終了之時，我的被悲恨所彌漫住的心頭，方始略略的有了些清爽；就是明白他的如此，或者不是純粹是他的自願，當中不免有種不得

已的事故在。

如果真的是像我所料想的一樣，那麼他一定是也非常的在痛苦着；嘔！那麼天呀，我和他真是一樣的可憐者了。嗚，我的親愛的兩位好友呀，這樣一想之後，於是我的心，不覺往憤恨中瀟出來，投向傷心裏去了；我真傷心呀，我固然傷心我自己的身世，而且也替他傷心他的遭遇了。

這是當然的：人遇到現在的失意時，自然總想到過去那一幕幕的歡樂，我又何能例外呢？我想到我和他初戀時的那樣令我憧憬，我想到在雙方的愛濃厚時代的給我的甜蜜，呀，我想到……我想到……總之，在我倆當初愛的過程中所可玩味的一切，我什

麼都一樣樣地想到的。

但是，這樣的想着，想到後來，不覺倒又想出了另一番的意念來了。

『當然，這是一定的，如果我不用絕大的毅力去好好的抵抗着一切，那麼我倆的愛是決計會有難堪的打擊的；但是，我唯一的愛者呀！你放心！你儘可以不必就因為了這個而就心裏難過着呀！我決不負你的。人所以會得在遇到了什麼爲難事而覺得難堪的緣故，無非是因為自己缺乏了犧牲精神吧了！至於我呢，我却很自信得過，我是能犧牲的；如果將來我父母要來破壞我倆的愛，我就犧牲了父母，我的父母我尚願

犧牲，別的當然也不用說的了。我的最愛的好人，我決犧牲了一切來設法成全我倆永久的愛的，你放心，你不必憂愁！」

這麼一番熱情的話，是當初親口送進我的耳朵的，而且還不止一次兩次。老實說，如果不是他能夠說這樣地熱烈的話，我對他的愛，或者也不會如此的熱烈哩！——但是，現在怎樣呢？他……噫！我痛心，我不忍說，我總還懷疑着，懷疑着他不是未照前言而犧牲，我總想他是別有苦衷，所以我反轉一想，還是不忍罵他是個負情者。

我的好友：我直說吧：我的愛他的心，還是未變，我此刻誠

然是苦。他竟棄了我了；寒風一陣，吹入心頭，迴環地擾我，我的心已失了色，光，和希望了。

啊！戀愛的苦呀，逐着冷却了的戀愛的夢，其苦真難言狀。我永久愛着痕，我的心深深地戀着痕，呀！我愛他，我愛他。

他已是戀愛的坟墓了嗎？那麼我也總也將投埋在他的裏面。睡眠也苦，因為要夢見了痕。

我到底不能忘情於痕，雖然是在走路的時候，填充我的愛的空想的，仍是關於痕的事。

自得到了這我的愛的破裂的消息後，就感到一生無幸福可言



了，我是差不多因了痕的愛而生存的。

無論怎麼的困厄，貧苦，不幸，如果有痕和我在一淘奮鬥，我就覺得什麼都不怕。痕的愛給我難以名言的自由和一切的適意。

然而，現在完了，現在，這愛的穩身所倒了。

我好像被裹了身體投到世路風雪之中，給無比的寒冷所襲住。

我真不幸呀！

然而愛不是交換的，是犧牲的。我做了犧牲了，我的愛立誓永久不變。